



恐怖与犯罪 之关联

国际犯罪组织和武装分子如何勾结起来在世界各地转移资金

道格拉斯·法拉赫

在苏里南的丛林深处，矿工们从地表挖出成吨的红土，并利用一个人工挖掘的原始沟渠从红土中提取黄金，其使用的水银污染了附近的河道。这些矿工不受劳动法保护，他们通常必须贿赂当地的官员才能到当地的矿厂谋得一份工作，周薪50美元——这与金矿中间商2.4万美元的利润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跟矿工们劳动密集型作业完全相反的是，运输黄金的中间商将黄金输送到世界市场是通过加密的手机应用软件（如WhatsApp和Signal）进行沟通的。对于其中一些黄金，他们会开出高于实际价值的发票，以便对其他不法活动的所得收入进行洗钱。还有一些黄金看起来像是从其他国家进口来的，以此来隐藏其真正来源或掩盖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交易。还有一些黄金最终进入阿联酋迪拜黄金集市，在那里黄金可以迅速换成比特币、美元或者欧元。

苏里南（南临巴西，原为荷兰殖民地）的非法金矿，向我们展示了犯罪分子是如何嫁接电子时代高科技于传统方法来帮助他们避开监管，在全世界各地肆意转移资金，进行大宗商品交易的。运用先进软件，他们将一个大陆上的黄金转化成另一个大陆的加密数字货币，而这几百万美元的交易在世界正规金融体系中完全不留任何痕迹。

犯罪活动的盛行及其活动范围的全球化提醒我们，加大世界监管者和执法部门的合作刻不容缓。

非法采伐和采矿

开采黄金只是非法收入的一个来源，其他还包括销售麻醉药品、非法采伐、偷盗矿产以及文化遗产。涉案总金额令人瞠目结舌。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2017年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预测11类初级非法市场年营业额达到1.6万亿—2.2万亿美元。毒品交易最是利润丰厚，收入达到4260亿—6520亿美元，而非法采矿收入估计在120亿—480亿美元。报告指出，“跨国犯罪还会持续增长，除非其高利润低风险的模式受到挑战。”

虽然国际执法当局在截获这些不法资金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各国政府仍处于被动反应模式，最多也就查获了几部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的电影，然后草草宣告了事。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一份关于非法经济的报告指出：“犯罪组织不仅利用了执法能力和政策的漏洞，而且还在高科技、先进工具以及阴谋策划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确，正是那些实现国际化、保证私人跨国商业活

动安全的力量让我们不再安全。”

海关检查是监管的一大关键弱点。为了干扰国际供应链的正常运作，通常只有5%的通港货物接受政府部门的检测。他们仅仅依赖于科技、情报以及国际合作等手段来检测非法货物。

跨国犯罪集团有时会与游击队或恐怖组织结成暴利项目合作伙伴。在六年时间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和当地犯罪集团利用一批当铺，转移了47吨的非法黄金，价值14亿美元，这些黄金被运送到各大国际精炼厂，其中一些在美国境内。美国执法部门发现，伊斯兰激进组织——黎巴嫩真主党通过阿拉伯半岛一家接收非法黄金的精炼厂转移了大量非法资金。

黄金逐渐成为首选媒介是因为它利润丰厚，同时又能轻松地转换成其他货币。据2013年布隆布格的一篇报道称，“可卡因的生产通常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并且还必须具备相关知识，而在哥伦比亚丛林里进行的非法采矿，一个星期就可以采出两千克黄金。”1000克可卡因售出后可获收入2570美元，而1000克黄金的价格则是它的好几倍。

加倍努力

为了应对非法资金流动日益复杂的局面，执法部门和跨国组织必须加倍努力。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已建立非法市场次犯罪指挥部，而美国财政部也在运用其广泛力量惩罚那些通过美国银行体系进行洗钱的银行。联合国通过了多项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决议：2003年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2005年正式生效的《反腐败公约》等等。

总部位于巴黎的金融行动专责委员会成立于1989年，该委员会建立了打击金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国际标准，并对各国落实其推荐方案进行监控。IMF和世界银行则在制定必备法律的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和相关培训，以打击非法资金流动并制定出相关国际政策和法规。在过去15年里，IMF帮助制定国内和国际政策，以打击洗钱

和恐怖主义融资行为。IMF还从国际和国家层面分析了这些政策及其如何与虚拟货币、伊斯兰金融、腐败的成本、减少腐败的策略以及代理银行关系的退出等诸多问题相互作用。

虽然国际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洗钱及相关活动还是屡禁不止。

贝鲁特的黎巴嫩加拿大银行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国际犯罪网络是如何利用金融和商业转账在五个大洲进行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毒资洗钱行为的。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发现，来自南美的毒品装运到欧洲和中东地区进行贩卖，所得收益通过黎巴嫩金融体系以及通过出售在美国购买的二手车和在亚洲购买的消费品等渠道来非法转移资金。从巴拿马、多个离岸避税港和美国的账户使用情况可以看出，监管体系在监测这些交易方面存在着不足之处。据该此项调查的一位负责人大卫·亚瑟(David Asher)表示，这笔资金最终流入黎巴嫩加拿大银行，而该银行的主要客户就是黎巴嫩真主党。

银行破产

美国财政部的新闻通稿称，2011年美国调查后指证一家银行“存在重大洗钱嫌疑”并充当真主党的金融工具，之后该银行倒闭。但是，该银行只是世界众多相似金融机构中的一个；指证及关闭这家银行耗时经年，消耗资源无数，从而使得在其他地方复制这一做法的成本极为高昂，且推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委内瑞拉成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一个重要的集结地，也是毒品和其他哥伦比亚出产的非法货品的主要中转站。委内瑞拉的活动延伸范围很广，甚至远达欧洲的“袖珍国家”安道尔公国。2015年3月，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指证安道尔私人银行(BPA)“存在重大洗钱嫌疑”(但该指证在2016年被撤销)。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就是该银行的一个客户。据美国财政部通知，这两家企业通过建立空壳公司以及设

计“复杂的金融产品”，以牟取来自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资金。两年间，“安道尔私人银行大约处理了20亿美元的洗钱项目”。

2015年9月，在位于德国加尔米施-帕滕基兴的乔治马歇尔中心所举办的一次国际安全会议上，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上将（General Philip Breedlove）指出：很多为恐怖主义提供金融服务的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与大多数的民族国家不同。他们不是在试图改变游戏规则。正相反，他们在不同领域进行着完全不同的游戏，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已经不再具有约束力。

一些民族国家，不管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例如美国和中国以及欧盟，都有资源且有针对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自行展开有意义的打击行动，但是只有区域协同、多边参与的方法才最有效。

诸如加密货币这样的革新技术向我们提出了另一项挑战，包括日本、韩国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正在采取多种监管方法加以应对。使用加密技术进行的沟通无法被执法机构和情报机构所侦察到，确保了守法公民的隐私，也使建立一个通用的全球措施变得异常困难。

不记名股票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相对简单的方法，例如消除不记名股票公司，并要求指定一个人对公司及其相应的银行账号负法律责任。而正是由于不记名股票公司的存在，使得对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金融网络以及黎巴嫩加拿大银行的调查遭遇了重重困阻。

全球金融诚信组织报告称，“公开透明是抑制一切非法活动最强且最有效的手段”。国际犯罪分子不可能仅依赖现金就能转移大量活动款项；他们必须能“进入国际金融体系，而要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则需要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及其货源严格保密。”

第二步则是要对银行透明度最低标准达成一

致，并确定如何追踪并控制疑似恐怖主义以及有组织犯罪的资源。几十个离岸银行避险场所的存在为几十亿美元的非法收入提供了避险天堂，并且基本没有暴露的风险。近些年来，对于存在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资金是非法活动收入的情况，一些国家不断放开其银行保密制度——瑞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最后，对跨国犯罪组织以及恐怖主义达成共识的国家必须迅速团结起来，巩固联合多边监管框架，使其足够灵活，能够适应快速发展的技术和金融活动——不管是合法还是违法活动都包含在内。各国团结一致必须成为重中之重，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可以在多国之间建立共识且在国家利益纠纷中充当诚实中介人的多边机构也应加入到行动当中。

“公开透明是抑制一切非法活动最强且最有效的手段。”

自由灵活是一切框架行之有效的关键。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存在的生态系统能够迅速利用，甚至提前预测新的通信技术、金融工具以及系统间的缝隙。而在各个民族国家所存在的世界，不仅转变过程非常缓慢，而且还存在着各种纷繁复杂、需要公开讨论的新挑战。

上述措施不能保证完全杜绝洗钱活动和恐怖主义融资行为，因为它们可能会得到与其沆瀣一气的政府的庇护。但是，通过这些措施，至少能够增加犯罪集团利用商业和金融合法渠道的操作难度。FD

道格拉斯·法拉赫（DOUGLAS FARAH）是国家安全咨询公司IBI咨询公司的总裁，在1985—2005年期间担任《华盛顿邮报》拉丁美洲和西非地区记者。